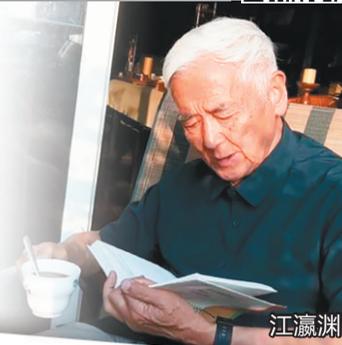




见信如晤

父亲去世后， 我给他写了34年信



江瀛渊

6月12

日，江瀛渊结束了新疆长途旅行回到重庆。到家第一件事，便是泡一壶茶，端坐在父母照片前，对着他们慈爱的笑脸，在茶香氤氲中，讲述路上的趣闻。

跟他们“隔空”对话、写信的习惯，他已经保持了多年。

父亲节前夕，82岁的江瀛渊深情回忆起自己的父亲——这是一位杰出的父亲，抗战时期著名版画家、漫画家江敕；这又是一位普通的父亲，跟天底下所有父亲一样。

江瀛渊对父亲的爱和思念，即使是在他逝世34年后愈久弥深：“他一生都在教我如何做人，我这一辈子啊，很骄傲能成为父亲的孩子……”

1 童年：父亲教我说谢谢

1951年的夏天，我不到十岁，头发有些长了，妈妈为我找来一位走街串巷的理发匠。我端张凳子往门口院坝一坐，让师傅理发。

理完发后，我掏出包里的几分钱付给师傅，凳子一提就往家里走。

正好母亲看到，连忙叫住了我：“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，连谢谢也不说吗？”我不以为然，丢下一句“谢谢”，头也没回。

没想到，这么一件“小事”，被父亲知道了。没等到吃饭时间，就被父亲喊到卧室。

他一脸严肃地质问我：“你自己说，刚才理发这件事有没有做好？”我咕嘟着：“之前没有谢谢师傅，后来补上了……”

父亲见我全然并无悔意，脸上的表情更严肃了：“你那样可以称之为谢谢吗？你既没有转过身，又没看着人家道谢。我感觉啊，这句‘谢谢’比不说谢谢还要恶劣！你这样传达的是看不起人家，不尊重人家的信息！”

父亲看着我继续讲：“你要知道，钱是劳动报酬，但这个钱人家是可以不挣的。别人付出劳动，也付出了感情。这份感情不是用钱可以酬谢的，而是用真心相待，从心底感恩别人的付出！”

“在说谢谢时，必须发自内心，要看着人家的眼睛说！”童年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这句话，我记了70多年。长大后，一直很喜欢跟人说“谢谢”，而且是认真地看着人家的眼睛说——跟父亲嘱咐我的一样。

父亲教会我的，是一声微不足道的“谢谢”，更是做人的尊严。尊重别人，其实就是尊重自己。

2 少年：父亲教我写好“人格文章”

1958年，我考入育才中学高中部。当时100个人当中大概只有10人能考上，报纸上是会发榜广而告之的。

我那时可以说是少年得志，意气风发。走路感觉轻盈了许多，似乎连风的气息都是甜的！

回家后，父亲喊我去他的工作室——其实也就是客厅一角，他平日里创作的空间。我们兄妹几个对他一直非常敬畏，不敢轻易闯入。之前他找我谈话，我从来都是站着。那天我记得清楚，他第一次喊我坐下来。

父亲平静、和蔼地看着我，我俩视线在同一个高度上。“瀛渊，你读高中了，论文化水平，你已经比我高了。”父亲虽然当时是大学教授，但由于时代原因，他以前只念过初中一年级，14岁就当童工，本事全靠自学。

半个多世纪后，我依然记得那天父亲问我的问



年轻时的江敕夫妇

题：“在我看来，现在你已经算成人了。你跟我讲一讲，对人生有什么想法？”父亲的神情和语气很平和，但听得出是非常认真地在问，他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。

哎，十多岁的少年哪里想过这个，之前都只顾着玩！我脑海里飞速运转，想着平日里母亲跟子女们说过：你们在外面，绝不让人家骂，这是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。于是脱口而出：我只要活着，就绝不给你丢脸！我要努力读书，考好成绩，上好的大学，争取留校当老师，跟父亲一样教书育人！”

父亲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，沉吟片刻，“你讲的都没错，但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无论以后你做什么事情，第一必须是做人，要把人做好。”

这时，父亲打开抽屉，拿出一支美利坚钢笔和一叠稿笺纸，说作为“成人礼”送给我。

我看到金笔眼睛都发亮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拿到学校可以好好炫耀一下！

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这支笔是很珍贵，但珍贵之处不是在于它本身的价值，而是你要拿着它写好人格文章。人活一辈子，就要写好一辈子的人格文章！”

他又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说，摇尾乞怜算什么？”然后告诉我，狗才会摇尾乞怜，人如果这样，就丧失了人格，只有“狗格”。

父亲是在跟我讲做人的原则啊！要堂堂正正，自立自强，不引人同情，不靠别人，只能靠自己！

接着他又问，“好吃懒做算什么？”我这下知道了，赶紧答道：“猪才会好吃懒做，人如果这样，就丧失了人格，只有‘猪格’！”父亲满意地点点头。

这是他给我上的一课：人这辈子，得写好一辈子人格文章，端端正正，字字如格。

后来我自然也没有拿着笔去炫耀，而是慢慢琢磨这几句话，记了一辈子。

3 成年：我入仕途父亲赠画鞭策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组织上找我谈话，让我担任九龙坡区文化教育局副局长。心里难免激动，觉得这是一件“光宗耀祖”的事情，总算没有给父母丢脸！于是赶回家报喜。

见父母都在客厅，我清清嗓子，喜形于色，“有事向你们汇报，儿子马上就要成为领导干部了！”父亲听到后却完全不动声色，只淡淡说了一句“好好工作”，继续跟我妈妈聊天，把我“晾”到一边。没有得到他的祝贺，我有些失望地赶回单位上班。

周末我回到家，只见客厅里挂了一幅父亲新画的作品。画面色彩干净，几匹绿叶抽出，点缀着几朵雅致的野花。

父亲见我驻足画前欣赏，便说：“这画喜欢吗？送给你。”这时我看清了画上还题有一首打油诗：“秉性不爱脂粉色，秃笔无缘画牡丹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野花点点别有情。”

我顿时明白了父亲的用意：这本就是专门为我而画的——不管做到什么工作，什么职务，先要好好做人，否则德不配位。

过了几周父亲又送我一幅画，画的是猴子演猴戏，同样附了一首打油诗：“锣声引出状元郎，紫带乌纱大红袍，胡羊全充御赐马，可惜心中少文章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这是父亲在提醒我，时刻牢记，切勿得意忘形。凡事要凭自己的真本事，永远不要忘记提升自己。

4 临终：父亲给我上了最后一课

父亲去世前创作的最后一块版画作品，是一本长了翅膀的书籍，这是告诫青少年要多读书。书籍就像翅膀，读书能让人飞得更高、飞得更远。

他在病中艰难创作时的一张照片，现在依然摆在我的床头。他的脸庞已明显肿了一圈，但眼神却依然坚定。

1989年秋天，他让我买了一些蛋糕，送给医生护士们。这时，病痛让他连翻身都翻不过来。他让我从枕头下帮他摸出笔和本子，手抖着开始作画。然而手抖得厉害，他画的画、写的字，都已经辨不出是什么了。

父亲吃力地解释，画的都是普通的蔬菜，有大白菜、海椒、胡萝卜，写的字则是“朱门酒肉臭，柴门菜更香”。

躺在病床上，气若游丝之际，他还跟我上了最后一课：“我看过太多官场的腐败，你记住一定要保持廉洁。我们家是普通老百姓家庭，你是普通老百姓的儿子。吃菜比吃肉更香……”

5 对话：父亲是我力量的源泉

父亲去世34年了，却感觉他依然活在我的心中，只是从有形变成了无形，反而处处都在。

在客厅的一个角落，我布置出一个跟父母对话的空间。“纪念角”里的每一件跟他们有关的物品和照片，都是我一手置办。是的，我会跟父母对话，给他们写信。

在高兴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；当我觉得自己做对了一些事，如同他们嘱咐的那样，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去做事；最近学习了什么，有哪些收获；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心里纠结不知怎么办时，我都会通过话语或文字告诉他们。

这是一个有鲜花的角落，有他们的身影，有我深沉的思念。我说的这些话，他们一定会听得到。

父亲去世34年了。然而每次想到父亲，如同他还站在眼前，颌首微笑。

父亲是一个幽默的人。他给每位家庭成员都画过画像。给我小时候画的却是哭唧唧的样子——嗯，这是他在笑话我呢，他最见不得男孩子哭鼻子了。

父亲是一个正派的人。1948年，国民党特务请他去“喝咖啡”，因为惧怕他画的大量漫画揭露腐败，想重金收买他时，被严词拒绝。

父亲是一个忙碌的人。他生平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创作上，两个板凳拼起来就是画桌。

父亲给我的不仅仅是生命，更是做人的灵魂。他给我上的所有课，都让我在人格当中具备他们留下来的特质。

这几天，我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：儿子虽年过八旬，纵然已白发苍苍，在做人上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一定会追寻真理，绝不人云亦云。始终做有自己的头脑，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独立人格和意志的人。

如此迎向未来的人生。 据上游新闻



江瀛渊怀念父母